

血浓于水

曾庆瑞 赵遐秋编选
邹韶军点评

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·亲情卷



人的心都是藏在衣袋里的。
甜如蜜的话，可以不经意地说。
但只有母亲——

她的泪，滴滴由心之深处滴出。
人的心都是藏在衣袋里的。
甜如蜜的话，可以不经意地说。
但只有母亲——

她的泪，滴滴由心之深处滴出。
人的心都是藏在衣袋里的。
甜如蜜的话，可以不经意地说。
但只有母亲——

她的泪，滴滴由心之深处滴出。



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·亲情卷

血浓于水

曾庆瑞、赵遐秋编选

邹韶军点评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周 平

封面设计:孙凤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浓于水/曾庆瑞,赵遐秋编选;邹韶军点评.

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4.7

(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;亲情卷)

ISBN 7-5006-1634-1

I. 血… II. ①曾… ②赵… ③邹… III. 散文
—中国—现代—选集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3021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970 1/32 9.5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

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,000 册 定价:7.70 元

卷首絮语

本书所选的都是怀念亲人的作品，大多是悼亡之作。这类文字，自古至今，俯拾皆是，佳作累累。远的有韩昌黎的《祭十二郎文》，近的有冰心女士的《南归》。昌黎先生对那位与自己相依为命多年，而又命途多舛的侄子的死，撕心裂肝，痛不欲生，其中“一在天之涯，一在地之角，生而影不与吾相依，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”等句，读之令人涕下。冰心的《南归》也是抒写亲情、悲悼逝者的至情至性的佳作。

、 亲情是人类最朴素、最基本的感情，是一条强有力的感情纽带，把亲子、夫妻、兄弟、姐妹以至叔侄、兄嫂……维系在一起。这种自然的，与生俱来的至真至美的人类感情，无法伪装，也无法掩饰，它就像空气一样，无声无形却又无处不在。

写怀人散文最易也最难。易在素材丰富，都是身边的人和事，甚至是作者生活的组成部分，早已烂熟于心，写起来信手拈来、左右逢源；难在材料取舍，稍不注意，便会琐碎拖沓，涕泪满纸。若要写得既情真意切，缠绵动人，又要哀而不伤，合乎规矩，个中尺度，颇难把握。

当然，作家经历不同，性格各异，其表达感情的方式也不同，这才构成了异彩纷呈的文学世界。怀人散文可以写得凄艳深情，也可写得温柔敦厚；既可含蓄淡雅，亦可直抒胸臆，但好的怀人散文大抵都不外两个字：一曰真，二曰美。

这三十余篇怀人散文是我们从众多的同类作品中精选出来的，其所以感人，也正在这真、美二字。

目 录

胡 适	我的母亲.....	1
郭沫若	芭蕉花.....	9
冰 心	南归	15
邹韬奋	我的母亲	52
老 舍	我的母亲	61
王鲁彦	母亲的时钟	70
李霁野	母亲	81
碧 野	母亲	88
何家槐	母亲	96
鲁 迅	父亲的病.....	102
朱自清	背影.....	110
聂绀弩	父亲.....	115
唐 弢	药.....	124
任白戈	念祖母.....	130
曹 白	祖父.....	136
丽 尼	长夜.....	147
徐懋庸	我的失败.....	151
黎烈文	崇高的母性.....	158

徐志摩	我的彼得·····	168
李广田	投荒者·····	176
郁达夫	一个人在途上·····	186
白 朗	珍贵的纪念·····	196
陈衡哲	我幼时求学的经过·····	209
陈炜谟	夜·····	223
姚雪垠	大嫂·····	234
刘半农	书亡弟天华遗影后·····	254
陈白尘	还乡杂记(选)·····	260
台静农	奠六弟·····	276
丰子恺	给我的孩子们·····	280
李广田	成年的悲哀·····	286

胡 适

我的母亲

~~~~~

我小时身体弱，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。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。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总是文诌诌地。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“像个先生样子”，遂叫我做“麋先生”。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麋先生了。既有“先生”之名，我不能不装出点“先生”样子，更不能跟着顽童们“野”了。有一天，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“掷铜钱”，一位长辈走过，见了我，笑道：“麋先生也掷铜钱吗？”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，觉得太失了“先生”的身分！

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，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，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，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。每年秋天，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“监割”，（顶好的田，水旱无忧，收成最好，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，打下谷子，两家平分。）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。十一二岁时，我稍活泼一点，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，做了一些木



刀竹枪，借得了几副假胡须，就在村口田里做戏。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，刘备一类的文角儿；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，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，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子。

我在这九年（一八九五——一九〇四）之中，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。在文字和思想（看下章）的方面，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。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。有一次我们村里“当朋”（八都凡五村，称为“五朋”，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，名为“当朋”）筹备太子会，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竹笙或吹笛。族里长辈反对，说我年纪太小，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。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。三十年来，我不曾拿过乐器，也全不懂音乐；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，我至今还不知道。至于学图画，更是不可能的事。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，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。有一天，被先生看见了，挨了一顿大骂，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。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。

但这九年的生活，除了读书看书之外，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。

每天天刚亮时，我母亲便把我喊醒，叫我披衣坐起。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。她看我清醒了，

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，说错了什么话，要我认错，要我用功读书。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，她说：“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。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，你要学他，不要跌他的股。”（跌股便是丢脸，出丑。）她说到伤心处，往往掉下泪来。到天大明时，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，催我去上早学。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；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，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。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，我拿了跑回去，开了门，坐下念生书。十天之中，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。等到先生来了，我背了生书，才回家吃早饭。

我母亲管束我最严，她是慈母兼任严父。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，打我一下，我做错了事，她只对我一望，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，便吓住了。犯的事小，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。犯的事大，她等到晚上人静时，关了房门，先责备我，然后行罚，或罚跪，或拧我的肉。无论怎样重罚，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。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。

有一个初秋的傍晚，我吃了晚饭，在门口玩，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。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，她怕我冷了，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。我不肯穿，她说：“穿上吧，凉了。”我随口回答：“娘（凉）什么！老子都不老子呀。”我刚说了这一句，

一抬头，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，我赶快把小衫穿上。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。晚上人静后，她罚我跪下，重重的责罚了一顿。她说：“你没了老子，是多么得意的事！好用来说嘴！”她气的坐着发抖，也不许我上床去睡。我跪着哭，用手擦眼泪，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。医来医去，总医不好。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，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，有一夜她把我叫醒，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。这是我的严师，我的慈母。

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，又是当家的后母。这种生活的痛苦，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。家中财政本不宽裕，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。大哥从小便是败子，吸鸦片烟，赌博，钱到手就光，光了便回家打主意。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，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。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，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。但他总不够用，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。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，每人一盏灯笼，坐在大厅上不肯去。大哥早已避出去了。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。我母亲走进走出，料理年夜饭，谢灶神，压岁钱等事，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。到了近半夜，快要“封门”了，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，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，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。做好做歹的，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。一会儿，大哥敲门回来了。我母亲从不骂

他一句。并且因为是新年，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。这样的过年，我过了六七次。

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，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。她们常常闹意见，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，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。她们闹气时，只是不说话，不答话，把脸放下来，叫人难看；二嫂生气时，脸色变青，更是怕人。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，也是如此。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，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。我渐渐明白，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；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。这比打骂还难受。

我母亲的气量大，性子好，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，她更事事留心，事事格外容忍。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，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。我和她有小争执，总是我吃亏，母亲总是责备我，要我事事让她。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，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，一面打，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。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。有时候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便悄悄走出门去，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，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。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。

每个嫂子一生气，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，天天走进走出，板着脸，咬着嘴，打骂小孩子出气。我母亲只忍耐着，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，她也有她的法

子。这一天的天明时，她便不起床，轻轻的哭一场。她不骂一个人，只哭她的丈夫，哭她自己苦命，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。她先哭时，声音很低，渐渐哭出声来。我醒了起来劝她，她不肯住。这时候，我总听得见前堂（二嫂住前堂东房）或后堂（大嫂住后堂西房）有一扇房门开了，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。不多一会，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。我开了房门，她走进来，捧着一碗热茶，送到我母亲床前，劝她止哭，请她喝口热茶。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，伸手接了茶碗。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，才退出去。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，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，然而各人心里明白，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。奇怪的很，这一哭之后，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。

我母亲待人最仁慈，最温和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。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，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。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，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，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，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。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，她气的大哭，请了几位本家来，把五叔喊来，她当面质问他，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。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，她才罢休。

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，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。我十四岁（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

月)便离开她了,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,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。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,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,如果我能宽恕人,体谅人,——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。

十九、十一、廿一夜

初载 1931 年 1 月 1 日《新月》第 3 卷第 3 期

〔胡适〕 生于 1891 年,1962 年去世。原名洪骝,字适之。安徽绩溪人。现代著名诗人、学者、新文学奠基人之一。主要作品有新诗集《尝试集》、论著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、《白话文学史》及《胡适文存》等。

胡适不仅是新诗的“老祖宗”,而且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。他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(1917 年 1 月),是倡导新文学的第一篇檄文。1920 年,他的第一本新诗集《尝试集》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,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。

胡适以新诗闻名,但其散文成就也颇可观。他曾一度致力于推广和普及白话文,倡导“国语的文学,文学的国语”。《我的母亲》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,也是胡适运用纯正的白话文创作散文的一个较成功的范例。

这是一篇记人的散文,写作者自己的成长历程,以及母亲在其成长过程中的教养之功,塑造了一个

可敬可爱的母亲形象。这位慈母兼严父的女性，为了儿子的成长，费尽心血。但她并不采用威吓和强制手段迫使儿子从命，而更多的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当然，她偶尔也采用体罚方式，但这总是出于一种无私的爱和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，因而这不仅没有损害母子之间的感情，而且给儿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。她宽厚、仁慈、温和，作为后母、寡妇，她较为得体地处理了母子、婆媳关系，以自己的克制、忍让赢得了大家的尊敬。

作为一篇以记人、叙事为主的散文，《我的母亲》的叙述语言平实、质朴、简洁、流畅，并不过多地臧否人物，而是靠客观而平静的叙述来表达作者的爱和憎，平白如话、质朴无华的语言中包含着强烈而真挚的主观感情。胡适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实践者，在他的笔下出现如此纯正的白话文，使我们倍感亲切，这是地道的“文学的国语”。我们将本文同胡适的新诗集《尝试集》并列来看，这种印象尤其深刻。

郭沫若

## 芭蕉花

~~~~~

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。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，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。

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。我的外祖父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。苗子造反，失守城池，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，在公堂上行自尽。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在州署里面的池堂里殉了节，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了。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，忠义的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，但又逃了出来。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，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，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。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，仍然背着母亲逃难。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。最初流到贵州省城，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，倚人庐下，受了种种的虐待，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。直到母亲满了四岁，大舅赴黄平收尸，便道往云南，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。

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。

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，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，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。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，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，母亲又多子息，更受了不少的累赘。

白日里家务奔忙，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，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，我至今也还记得。

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，身子是异常衰弱的，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，在旧时称为“晕病”，但在现在想来，这怕是在产褥中，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罢。

晕病发了的时候，母亲倒睡在床上，终日只是呻吟呕吐，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，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。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，又才渐渐回复起来，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。

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。

在我们四川的乡下，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。母亲发了病时，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。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。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，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，不肯轻易摘卖。好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了，在我们小的时候，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。

芭蕉花买来了，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，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。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